



彈
詞
註

九卷下起南宋高宗終西夏南平王
十卷 元史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

第九段下

一騎馬渡康王江南立帝

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初欽宗令康王使金軍請和至
 磁州守臣宗澤勸毋往民遮道留之乃還突相州欽
 宗乃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康王遂次
 東平欽宗又以金方議和以蠟詔止之康王次濟州
 及金以二帝北去立張邦昌為楚帝呂好問馬紳極
 陳順逆勸邦昌速迎康王邦昌乃奉大呂好問馬紳
 濟州元祐皇后降手書俾王嗣統澤與權知應天府
 朱勝非來言江南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
 事康王遂趨應天府受命即位是為高宗外傳載康
 王為金兵所襲至磁州界夜宿崔府君廟中忽神促
 曰速上馬遣兵至矣逮兵果有馬在馬遂乘之乃
 抵夾江其馬湧身而過既渡僵立不進天明視之走
 廟中泥馬也先是欽宗年號為靖康人謂有十二月
 立康王之讖 磁州屬漳德府勝非蔡州人謚忠靖
 字彥

彈詞註卷九下

建中興無計策航海逃生

帝以杜充守建康自如臨安金兀朮渡江入建康充
 降呂頤浩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
 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彼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
 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遂奔明州浙波陷
 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海金人陷明州遂襲帝於
 海帝走温州兀朮還帝乃復還越州 明州今寧波府

宗留守固京城表還車駕

開封尹闕李綱言非宗澤不可乃以澤為東京留守
 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京
 城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澤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屢
 出師挫敵又招降河東巨寇王善及楊進王再興等
 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之兵於沿河鱗次為連珠
 砦結河北河東山水各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陞
 諸路咸願聽澤節制澤屢表請車駕還京以臣為西
 下保護京城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何所倚戴而帝用
 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謚忠簡

汪黃沮仰鬱死淚滿衣襟

帝以汪伯彥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二人狠持國柄嫉害忠良時金兵所至二人皆不上聞宗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伯彥所抑發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憾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振軍聲累得勝張韓吳岳

張浚爲侍御史以朱勝非薦進川陝京湖宣撫使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勢全蜀安堵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後罷歸金使每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也會齊劉豫入寇趙鼎勸帝召浚帝以浚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師將士見浚勇氣百倍金兀木以書約戰韓世忠遣麾使王嶺等殺之且言張樞密已下鎮江兀木曰張樞密賊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木色變遂夜遁浚封魏公韓世忠亂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金兀木欲濟江世忠移師鎮江謂諸將曰金山龍王廟敵必登之以規我虛定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戒之曰聞江中

彈詞註卷九下

二

鼓聲急出擊之果有五騎趨廟聞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二騎馳去中一人紅袍玉帶者則兀木也既而接戰江中世忠妻梁夫人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乃擒兀木之婿龍虎大王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木十萬之衆金人自是不敢渡江矣後詔世忠屯揚州世忠馳大儀以當敵騎移兵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番兒李董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攏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塵鳴鼓伏兵四起撻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親追至淮金兵大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後屯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以金人以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材勇皆用之玠守和尚原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玠與璘更戰迭休金人敗遁沒立方攻箭箬巖玠玠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狃於常勝與璘戰輒敗憤甚於是兀木會諸帥兵進薄和尚原玠璘命諸將分番迭射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待之敵至伏發兀木中二流矢亟鬻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常有此敗玠璘慮金人必復深入乃別營驢於萬進關右之地玠殺金人守殺金坪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與玠會於

僂人關大敗金軍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乃還據鳳翔金之不敢窺蜀者皆玠弟兄功也玠拜四州宣撫使璘以四州宣撫使封新安王岳飛湯陰人靖康初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嘗以八百人破盜王善五十萬於南薰門以八十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文平湖廣大盜楊么等十數萬帝賜御書於旗曰精忠岳飛初爲江淮統制敗金人於廣德六戰皆捷金兵相謂白此岳翁爺軍也爭降附之後屢破金兵攻復河南州郡萬留大軍於穎昌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夫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會師十萬攻穎昌又敗飛追至朱仙鎮兀朮敗走還汴時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與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以奉詔班師一日奉金字牌十二乃還飛後追封鄂王與元今漢中府涇原今平涼府和尚原在今寶雞縣西關在鳳縣境內殺金坪在今洛陽縣西北殺金嶺之

彈詞註卷九下

三

傍武階即今階州廣德今州屬安慶府潁昌今開封府許州鄆城今縣屬開封府朱仙鎮在今開封府城南四十里黃龍府在遼東開原城外張浚字德遠謚忠獻趙鼎字元鎮開喜人贈豐國謚忠肅武安吳良臣謚忠武吳玠字卿隴上人贈少師謚武安吳璘字唐卿拜太傅追封信王謚武順岳飛字鵬舉官少保謚

武穆
璘按宋高宗名將並稱張韓劉岳今升庵以吳易劉此或自有去取然張亦有俊與後之分劉亦有光世與錡之別並附丁南湖論以資攷訂南湖曰未中興諸將以張韓岳劉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槍殺飛罪不在檜下光世雖得士卒心然庸才耳魏公以厥子真儒益見隆重而挫師枉殺遺議不少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然子歎武穆之奇禍而木嘗不羨斬王之全福也時有劉錡順昌之捷亦庶幾焉劉錡字信叔成紀人謚武穆

苗劉變遭禁制不勝疑心

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有勞王室以樞密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

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傳等伏
兵殺淵及履等帝御樓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
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遂
劫帝傳位皇太子魏國公寡請隆祐孟太后臨朝以
顯靈寺爲脩聖宮恐僕射朱勝非呂頤浩韓世忠等
會兵討之傳等憂死朱勝非呂勤王之師未至
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傳等遂率百官請帝復位浚等
復敗賊將苗翊於臨平傳正彥夜遁世忠獲謀之帝
因傳等淵聖皇帝來歸何以處之語因是生疑故
後段云豈不念中原感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
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只怕中原復笑區
區一槍有何能逢其欲此詞足以誅高宗
之心矣 頤浩字元直封秦國公謚忠穆

賊槍歸決講和稱臣奉貢

初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槍賜撻懶及南侵以爲
秦謀撻懶攻楚州槍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
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
見宰執槍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
朝士多疑其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
訛訶之者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

彈詞註卷九

下

四

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槍善力薦其忠槍入
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槍朴忠過
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
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
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響息槍則自槍始後尾多持
爲僕射而同專章事兼樞密使槍言臣僚畏首尾多持
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以欲講和乞專與臣議
帝許之然猶以羣臣爲患擢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
御史中丞劾吳議者由是諸諸路班師凡有沮和議
者悉罷斥之以魏良臣爲金國議請使兀朮以蕭毅
那具瞻爲審議使與良臣偕來議請以淮水爲界求割
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
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何鑄充報謝進表使表
曰臣構言今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
屬上國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貢銀絹二十五萬每
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朝賀歲貢銀絹二十五萬每
兩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殲璧
命亡家伏望上國早降誓詔使敵邑永爲憑焉 楚
州今淮安府漣水軍今安東縣唐
今唐縣鄧今鄧州俱屬南陽府

殺忠良三字獄匿怨忘親

樞密副使岳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木遺
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乃罷飛
奉朝請又與樞密使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
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評號
鳴兒以姦貪屢為副都統制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
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
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
為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
行樞密府鞠之使憲自誣謂得飛手書命憲營
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
檜矯詔名飛父子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
雲統大理獄檜命丞何鑄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
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
膚裏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強敵未滅
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鑄于鵬孫
誅議大夫万俟卨萬安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
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
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傳會成獄大理卿
薛仁輔等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儂請以百口保飛
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
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寃檜曰岳雲

彈詞註卷九下

五

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
何以服天下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並殺
雲與憲凡訟飛寃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皆進秩
尹氏曰賊臣秦檜不負責萬宗若是亦可謂忘親釋
怨妻之矣廣義曰用奸臣殺良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
母妻之大讐此高宗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何
鑄字伯壽餘杭人謚恭敏万俟卨音墨其屑恭

完顏亮再背盟吳山立馬

金主完顏亮有南侵之意乃密隱畫工于奉使中俾
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
頂題詩其上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
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大舉
入寇衆號百萬瓊帳相望吳鉞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上又名胥山上有寺觀左臨
大江右瞰西湖為一郡勝槩

賴儒生戰采石江左持秦

金主亮臨采石誓明日濟江時劉錡將王權軍潰於
昭關退屯采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參謀虞允文往

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
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
忠則誤國事遂名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詰命皆在
此以待有功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艘絕
江而來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
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我女子兩敵皆平
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鯨船衝敵舟即平
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濟卒自光州來允文
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命勁
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知敵當復來夜半部分諸
將亮至瓜洲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揚
州危懼遂共殺亮渡淮北還顯忠至采石允文還鎮
士危懼遂共殺亮渡淮北還顯忠至采石允文還鎮
江時太尉劉錡病篤允文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
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
生我輩愧死矣顧充曰逆夷師出建康賴儒生成功
無駐蹕之所矣 采石山名在今太平府城北昭關
在今含山縣小岷山西相傳子胥奔吳過此又鎮江
北固山亦有昭關此軍潰當在含山蕪湖今縣屬太
平府瓜洲在揚州府城南四十五里有瓜洲渡以通
鎮江 虞允文字彬父仁壽人封雍國公謚忠肅

彈詞註卷九

六

明受亡之儲嗣謀庸群議

初苗劉之變却帝傳位於太子專政元明受專尋卒
帝未有後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
謂太祖後零落可憫詔選德者規秩親王庶幾寅亮
上書乞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現秩親王庶幾寅亮
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帝乃選太祖後子偁之
子伯琮賜名璣更名璋進封建王立以為皇子
璣按朝野遺記載苗劉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
耳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在
鐵塔下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云乃駕在維揚魏
公塔在臺院比江柳官中帝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

得賢能早付託亦見公心

者遠至矍然驚惕遂病董癩故明受矍後官皆不孕
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初岳飛詣資善堂見皇子瑋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
中興基業其在是乎瑋育官中凡三十餘年天資英
明懿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至是立為皇太
子更名昚帝尋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
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宋孝宗承七世開基太祖

自太宗至高宗凡九傳皆太宗之後高宗無子乃求
太祖後孝宗太祖六世孫秦王德芳之後秀王偁之
子

傷斷弦攜漆杖有志經綸

帝志圖恢復留心騎射嘗射弩斷弦傷目又在宮中
常攜一漆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命黃門取之二人
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帝方有
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彈詞註卷九下

七

張紫巖再出師符離阻喪

邵宏淵李顯忠兩不相能

建炎初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
大戰於富平敗績至是帝以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
軍馬帝銳意恢復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且奏
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
議出師渡淮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
策帝命先圍二城浚遣宏淵忠用拐子馬來拒壁忠與
之力戰遂復靈壁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
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
金守將乃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于戶訴
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李
忠又敗金蕭琦於宿州獲之復其城中原震動金
撤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
宏淵按兵不動且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
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
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
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河南指日可復
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

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捷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張浚漢州綿竹人紫巖綿竹縣山名縣治南有紫巖書院爲浚讀書之所時稱浚爲紫巖相公紫巖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綿水出於此符離今鳳陽府宿州富平今縣屬西安府虹縣靈壁今俱屬鳳陽府

湯思退劾忠良脅和論敵

湯思退致身秦檜父子之恩檜病篤召思退屬以後事贈黃金千兩思退以爲期其死不取受高宗聞之以非檜黨信任之令權叅知政事思退益堅和議後罷歸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名用思退以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詔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命許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欲通書叔姪二欲得四州三欲歲幣金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思退請遣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張浚上疏曰自

彈詞註卷九下

秦檜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竊爲陛下憂之浚又言請幸建康以圖進兵尋詔浚視師江淮思退諷右正言尹禧劾罷浚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思退奏遣魏杞復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思退猶以帝悔再拜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賜思退金僕散忠義等遂渡淮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攻陷楚州後杞至金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罷兵分戍正敵國禮而還海泗今淮安海州鳳陽泗州清河口今淮安清河縣

滿朝中皆婦女歎殺豪英

兵部侍郎胡銓言金不可和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耻無事大之辱無再拜之屈書曰母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德壽宮親奉養極其孝順

上皇居德壽宮二十六年帝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終喪三年力行古禮羣臣屢請遵易月之令

從不

南北和臣改姪保境安民

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
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
奉使者自同陪臣伴屬皆拜來使至是始稱帝為宋
皇帝正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減十萬之數地
界如紹興時帝銳意恢復值金主賢明仁
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好與民休息焉

宋光宗惑李后婦原將種

孝宗傳位於太子惇惇即位是為光宗尊孝宗為壽
皇聖帝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
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
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
一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王擴妃性妬悍常訴種左右於高
宗及壽皇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
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教后
怨之 皇甫坦來江人

重華宮一二載不見嚴親

彈詞註卷九下

時壽皇居重華宮帝惑於李后之言久不往朝絡熙
三年二月帝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重陽節以
疾不過宮羣臣連疏乞請不聽給事謝深甫極諫帝
感悟輒命駕往朝重華宮百官班立以俟酒已出至
御屏李后挽帝回曰天寒官家班進一杯酒百僚侍
衛皆失色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隨
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秀才要砍頭耶
竟傳旨還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間委巷小
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
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學
者稱止齋先
生謚文節

宦官手煮成羹齋壇告變

宦官言搬出禍感病傷心

初帝違豫壽皇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近習懼遂謀
離間三官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官
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市
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頃之內寡於帝謂壽
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
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完手官中

親官人手白愧之他日遣人送食盒於帝後之則
官人兩手也後又以黃專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
節昱日合祭天地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
袞冕始搢大圭烈風倏起霹靂一聲燎火御幙皆仆
在位者碎易上亦驚僵而雨電交擊黃壇燭盡滅衆
皆暗中自救莫能措手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稍霽
則已曙不能成禮而罷聖體遂苦風眩一特策命宰
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病
一書云貴妃張氏

躬定策立寧宗太皇太后

壽皇崩光宗稱疾不出丞相留正與樞密趙汝愚議
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太后
壽皇之母請攝行祭禮於是尊太后為太皇太后正
復率宰執入奏請建太子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
以進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大
懼逃去人心益搖會光宗臨朝忽仆於地汝愚與尚
書左選郎官葉適等謀白內禪於太皇太后適與知
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因所善內侍省關禮具告
之禮入見太后泣請許之時嘉王謁告不入臨將禪
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羣臣入王不

韓侂胄傳卷九下

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奏皇帝疾
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為太子皇太后處分太后曰
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
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
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
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諭
旨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
位是為寧宗至留正字仲至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學
者號水心先生汝愚字子直餘
千人追封沂公謚忠定侂音託

韓侂胄弄國柄貶竄宗臣

韓侂胄皇后季父也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
宗臣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
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
遂謀去汝愚以京鏗與汝愚有隙引居政府鏗曰彼
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
密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使奏汝愚出知福州中
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位遂罷汝愚出知福州中
丞相謝深甫等又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乞令奉
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侂胄尤必欲莫汝愚於死御
史胡絳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因條奏其

十不遜復竄汝愚於永州汝愚至衡州衡守錢
鑿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寃之

用內批禁偽學驅除正士

初韓侂胄謀去趙汝愚問計於知閣事劉敞敞曰惟
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可致曰御筆批出是也
侂胄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復用內批
以其黨劉德秀為御史由是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
正士侍講朱熹因進講畢極言陛下即位未旬月而
進退宰臣移易臺諫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
主威下移矣侂胄大怒以內批罷熹自程頤程顥傳
孔孟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侂熹
師侂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
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
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熹
門人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
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皆罷罷詞業汪達辨之亦被斥
元卿袁燾因予正陳武皆罷罷詞業汪達辨之亦被斥
以學士葉燾知貢舉燾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
主之柄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
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教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

彈劄註卷九下

之人會卿試漕司前期取冢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
五字胡絃與熹有隙為疏草授御史沈繼祖誣熹十
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收召四
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
送別州編管熹落職罷祠元定於道州尋以趙汝
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得罪者籍者趙汝
愚劉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彭龜年汪達
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 道州今屬永州府
綿州今屬成都府朱熹父松字喬年婺源人熹字元
晦居崇安扁讀書室曰紫陽書堂復築室建陽號雲
谷老人其草堂曰晦菴自號曰晦翁晚居考亭精舍
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封徽國公諡文節元定
字季通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謚文節必大
字洪通言水人謚文忠龜年清江人謚忠肅

眾讒詔蠅附羶犬吠雞鳴

侂胄封平原郡王加太傅太師時政府樞密臺諫侍
從皆出其門羣小滿朝競為讒諂如許及之由竇
尚書屈膝執政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程松獻妾名
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賤名嘗達
鈞聽耳而蘇譚旦周筠又皆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
侂胄愛妾張譚王周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

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人其十人亦欲得北珠冠知臨安府趙師異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頭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噪叢薄視之乃帥異也侂胄大笑聞者鄙之顧氏曰小人附韓氏以求美官種種然若蒼蠅之觸舜音亦

歡樂極悲哀來朝堂生故

顧氏曰邊鄙告寧則朝堂生故不至於極敗大壞不已

伐金詔思立着蓋世功名

時金為北鄙阻牒等部所擾兵連禍結國勢日弱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恢復之議遂起聚財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鯁虜猶託要盟腹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合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

宗之憤直學士
院李壁之詞也

蜀吳曦獻地圖通金背叛

吳曦孫孫班子也時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侂胄許之以為興州都統制曦至興州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會侂胄定議伐金乃命曦練兵西蜀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曦副之曦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夜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恐謀泄按兵河攻秦隴與金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因謀重遣人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因命完顏綱經畧之職陰遣人送獻於報曦盡出附仔綱乃願附金之職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附仔綱乃願附金之職仔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興州今漢中府沔縣屬今州成今縣和今西和縣俱屬鞏昌府鳳今鳳縣屬漢中府秦隴今秦州隴西縣屬元今漢中府

賴安丙誅逆黨克復階成

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曦即與
州為行宮自稱蜀王名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
史丙度不能脫乃陽與而陰夢錫以書致丙源笑曰
巨源謀討曦丙眉目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
卧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
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會興坤辰等謀誅曦欲奉丙事巨源往與約遂定
五好義等突入偽宮大呼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
計李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破戶欲逸李
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
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破戶欲逸李
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頻曦反撲其首馳告丙權四州撫
王換斧其腰曦始繼貴遂所臨安眾推丙權四州撫
定使巨源好義謂丙曰曦死賊破瞻矣關外四州為
撫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丙乃分遣好義等復西和階
成鳳州反大散關合江今縣屬瀘州眉州今四川
直隸州大散關在今寶雞縣
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

彈詞註卷九下

三

安豐破江淮駱追求首禍

佐宵以諸略兵伐金招撫使郭倪攻宿州大敗副使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江州都統引兵至淮遣人密測
金僕散揆遂分兵九道南下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
淮水惟八疊灘可涉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
勵悉眾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入疊
官軍不虞其至濱走揆遂奪穎口陷安豐軍進圍和
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仁復陷滁州入真州
江上下江表大震金紘不續倪棄揚州走淮西鎮縣
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淮西鎮縣
皆及於金佐宵以師出屢敗論督視江淮軍馬岳密
遣劉祐持書幣議和於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
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意用兵乃蘇師旦等所為今
已貶黜揆曰佐宵若無意用兵乃蘇師旦等所為今
佐宵復使方信儒如金議和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
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
添歲幣並犒師銀方可信儒還報言敵所欲者五事
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致
言佐宵固問之信儒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佐宵大怒
貶信儒官復遣右司郎中王柎如金安豐今鳳陽
府壽州唐州今山西平陽府蔡州今汝寧新蔡縣和

州今江南直隸州濠州今屬
廬州府六合今縣屬江寧府

本希榮反重辱函首胡庭

史彌遠誅侂胄結交楊后

自與兵以來公私力屈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
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入對請誅侂
胄以安邦皇后楊氏亦怨侂胄初不欲立已使皇子
榮王儼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
遠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命后兄楊次山與彌
遠共圖之彌遠自懷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
輕故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
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
胄入朝震以兵擁至玉津園極殺之遣使即韶州誅
蘇師旦後王柁還持金書求事待此而決姦宄已覺
百官議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覺
之首又何足惜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遂以侂胄
及師旦之首付柁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柁以首至
金金主璟懸二首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
器庫乃命罷兵侂胄既誅彌遠遂擅權用事楊后內
專國政彌遠表裏相結權勢熏灼宰執侍從臺諫藩

閩皆所引薦
莫敢誰何

彈詞註卷九下

古

使心機壞家法易置儲君

帝太子詢卒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教育宮中
於是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初燕懿王德
昭之後希廬之子與苜母全氏家於山陰慶元人余
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告還鄉秋試彌遠以帝未
有儲嗣而沂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
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乃密浙舟抵越
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
西門過全保長家避兩保長知其為丞相容具雞黍
甚肅二子侍立天錫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苜
與苜也天錫憶彌遠言及還臨安告之彌遠使天錫
密諭保長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時楊
皇子乃補遠擅權皇子心不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
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
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思以處竑而
竑不知一日與國子學錄鄭清之曰皇子不堪負荷
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
彌遠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

元太祖起幽燕中原瞻碎

一泄則族矣清之許之彌遠日熒孽茲之失言於帝親帝廢茲立貴誠而帝不悟慶元今寧波府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金授為察兀禿魯湍中國之指討使也至是兵勢浸強稱帝於斡難河是為元太祖時金主衛王永濟即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鐵木真問曰新君為誰使者曰衛王也鐵木真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取何以拜為遂與金絕數侵掠金西北地境其勢大盛金人皇皇蒙古遂取金西京及恒撫州復遣其子窩闊台等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西北諸州皆降蒙古未幾陷金燕京

金宣宗渡淮水殺氣憑陵

金胡沙虎弑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是為宣宗時宋以金有蒙古之難遂與金絕罷金歲幣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術虎高琪復勸侵宋以廣疆土金主遂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盱眙今縣屬鳳陽

彈詞註卷九下

五

府樊城在今襄陽府城北與襄陽對峙襄陽光化今二縣俱屬襄陽府

宋理宗沂王于中宮策立

寧宗疾篤史彌遠矯詔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寧宗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拜泣曰內外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遂即位尊楊后曰皇太后垂簾專聽政沂王名昀音鈞

書濟王貪聚斂委政奸臣

帝既即位封玆為濟王出居湖州史彌遠忌之詐言玆有疾令余天錫名醫人往視之天錫至逼玆縊於州治以疾薨聞人以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彌遠遂專任檢王以居臺諫一時君子駮斥殆盡帝德其立已悉委政彌遠拜太師左丞相封會稽郡王後帝以諸路用兵國用不足遂務為聚斂而民生感國勢

傾

焚楚州寇揚州李全作亂

賴兩趙奮兵擊收復淮城

初金離州李全起兵於金為亂率眾來歸以功遷京
 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國至鎮痛抑北軍全自青
 州來謁國端坐受拜全大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
 吾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更折節福遠德作亂國晨
 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
 流血敵面而走亂兵害其家兩司積蓄盡為賊有明
 日國益於途朝廷不問後全為蒙古圍於青州遂降
 蒙古朝廷改楚州為淮安軍全自青州復入淮安外
 茶順朝廷以就錢糧為以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
 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欲先據
 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
 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全乃徑擣鹽城入據之時
 朝廷以趙方之子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通
 判攝州事趙破夫亟逐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約葵

彈詞註卷九

下

士

葵帥軍赴之時全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將趨揚
 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
 惟有徑擣揚州耳遂悉眾寇揚州至灣頭據運河之
 衝宗雄武獻策於全曰城中素無薪若築長圍三城
 自困全之列皆圍三城以持久困官軍若築長圍三
 於平山堂布置築圍范葵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
 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果喜范之
 兵並進蔡親搏戰賊欲走入土城官軍已塞其甕門
 全窘從數十騎北走燐墟全騎過之全陷淖中深數
 尺會久晴浮戰塵北走燐墟全騎過之全陷淖中深數
 自拔葵軍追及奮長劍亂刺之全死餘黨欲還淮安
 奉全妻楊氏為主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葵復
 帥步騎攻鹽城屢敗賊眾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淮
 安五城俱破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剿擊焚其水柵
 賊始懼全妻楊氏謂郭衍曰二十年梨花糖天下無
 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二十年梨花糖天下
 淮而去其黨即遣馮珀等納款軍門淮安始平淮
 州今登州府濰縣通泰二州屬揚州府鹽城今縣屬
 在蜀岡上宋郡守歐陽修建趙
 范字武仲衡山人楊氏名妙貞

仗胡馬掃邊塵謀吞西夏

宋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真伐夏盡克夏城邑夏主覲出降遂繫以歸而西夏亡

孟無蒼身百戰併力平金

以孟宗政子玠為京西兵馬鈐轄蒙古遣王禩來京湖議夾攻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帝命嵩之報使許之時蒙古攻汴金主守緒出奔河北復由歸德走蔡州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禩至襄陽約攻蔡州嵩之命玠等帥師赴之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薄城嵩之流玠如帽玠救之挾系以出明旦玠殊死戰進逼崇潭立柵潭上命諸將拔崇潭樓蔡州侍潭為固外即汝河玠鑿隄潭決入汝水寔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河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兩軍令攻西城浚之因隋其城先是金尚書右丞完顏忽剌虎築寨浚濠為備及城西隋軍未書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剌虎一夕禦戰玠下令御校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萬眾競登大戰城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玠招塔察兒等之師以入金主自繼諸將舉火焚之玠乃與塔察兒分其骨

彈詞註卷九下

七

以還金遂亡玠凡身親百戰以致平金其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自號無蒼居士拜寧武節度使封漢東公及卒謚忠襄 崇潭在汝寧府城外孟玠字璞玉襄陽人

纔滅金先敗盟元兵又至

時南北盟好已定趙范趙葵欲因滅金之後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乃命趙范移司黃川刻日進兵范叅議官耶岳曰方興之敵新州而退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范不聽帝復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蔡將楊誼等帥兵入洛陽蒙古聞之引兵南下至洛陽誼軍潰蔡子才皆棄汴而歸蒙古使王禩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後蒙古改國號曰大元

據西湖一洼水怎濟蒼生

是時川蜀襄漢之地無歲不干戈瘡痍滿目元已盡有西北中原宋止據江浙一隅宋亡之勢於此已成

西湖在杭州府城西周回三十里注深水也又曲也

史嵩之毒賓僚每遭堂食

史嵩之久在相位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時以終喪去位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入相八十日而卒範延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丞相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左司諫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而腫疾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璵卿嘗上書諫嵩之言甚切至居無何璵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丁大全逐宰相夜調臺兵

時帝年寢高閭貴妃專寵頗預國政右司諫丁大全諂事內嬖竊弄威福右丞無私支幸為謝丁君大全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槐惡其為人大全遣度槐終不容已乃日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閫兵璵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大駭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

彈詞註卷下

文

表章著諸大儒關閩濂洛

周敦頤道州營道人博學力行得孔孟之本原神宗朝歷知南康軍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程顥河南人敦頤為南安司理時父昞為通判使顥與弟頤往受業得聞道於敦頤神宗名頤學本正寺丞未至而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頤學本正寺丞未至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著易春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多出其門哲宗時累官至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學者稱為伊川先生張載長安人少喜談兵又訪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顥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得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神宗以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為宗後召同知太常禮院卒載學古力行為關中人士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南劍將樂人揚時聞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遂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顥於洛後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

號曰龜山先生高宗時為侍郎兼侍講時東南學者
推為程氏正宗而伊洛之學始入於閩後以龍日可
直學士致仕卒南劍羅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曰
不至此幾虛度一生矣延平李侗又學於從彥得伊
洛之正徽州婺源朱熹初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從
侗學焉其學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為主築
室武夷山下四方道學之士北徙者如市學者稱官
晦菴先生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歷仕高孝光寧為
至秘閣修撰卒至是帝表章先哲追崇大儒詔曰孔
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
顯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
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儒觀孟
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朕每親五
臣論著政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以示崇獎之意遂加封敦頤汝南伯戴即伯頤河南
伯頤伊陽伯熹徽國公營道山名營水出焉在永
州府道州南康軍今江西南康府蓮花峰在廬山溢
江一名溢浦在九江府廬南道州今隸屬徽州府
有溪亦名濂溪南劍今延平府婺源今隸屬徽州府
同安今隸屬泉州府武彥山在建寧府崇安縣有神
降此自稱武彥君列仙傳錢鏐二子長曰武次曰夸
敦頤字茂叔道州道國公諡曰元程頤父昞字伯溫

彈詞諸卷九下

朱紫陽繼春秋綱目書成

洛陽人顯字伯淳諡曰純頤字正叔諡曰正張載字
子厚邵人諡曰明楊時字中立諡文靖從彥字仲素
木沙縣人徙家陽平學者稱豫章先生諡
文貞李侗字愿中世稱延平先生諡文靖
神宗元豐七年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
戊寅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周恭帝已未共一千三百
六十二年至孝宗隆興八年朱熹因之作通鑑綱目
做春秋大書以為之綱三傳分註以為之目凡五十
九卷至是帝詔經筵兼進講通鑑綱目並詔以通鑑
綱目送國子監刊進春秋三傳左邱明於魯夏為
受經於仲尼為經作傳為穀梁傳邱明魯人公
公羊傳穀梁亦受經於子夏為穀梁傳邱明魯人公
羊名高齊人穀梁名淑
字元始一名赤魯人

賈似道把朝權通降誤國

賈似道賈貴妃弟也恃寵不檢帝以貴妃故累遷至
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時蒙古主入寇忽必烈將
兵渡淮尋帥衆渡江圍鄂州中外大震帝拜似道右
丞相兼樞密使以鄂蒙古攻城甚急城中死傷者

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主蒙哥卒於台州城下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計聞忽必烈亦聞阿藍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急圖殱歸襄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砮而去留界歲奉絹綳師侯湖南元良合台之兵元良合台亦解潭州以引兵趨湖北傑旺作浮橋於新生磯元良合台亦至傑等濟師北還似道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乃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毀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封衛國公似道於是似道有再立功召入朝加少師封衛國公似道是以權傾中外矣乃令其容慶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會忽必烈既立欲來修好乃以學士郝經來告即貞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留於貞且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又數上書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卒至元兵大舉國至於亡

賈公田立關會害殺生靈

彈詞註卷九下

三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糶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歲可收六七十萬石以充公田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糶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良貴提領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價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浙西六處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租之時田畝或多或少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不足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失業矣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開每一崔十員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開每一崔十員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開每一崔十員貨收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開行物益貴楮益賤

宋度宗不知機仍尊師相

度宗名祺榮王與芮之子理宗崩即位帝以似道有
定策功加太師每朝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
覷襄樊如草芥乘與他人

蒙古主謀入寇命阿朮與劉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
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
襄陽可圍遂築圍城以逼襄陽又築長圍起萬山包百
幸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又築長圍起萬山包百
丈山令南北不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
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尋圍樊城遂城鹿門襄樊
之圍日急而賈似道或累月不朝有矣邊事者輒加
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
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似
道詰其人証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
者襄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劬初
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知襄陽府呂文煥植木江中
鍊以鐵絙上造浮橋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為固至是
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為固至是
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蕩樊城城遂破天順等死之襄
陽亦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動哭而後下每
告急於朝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
已卒無援襄之意至是蒙古阿里海涯至城下招諭

彈詞註卷九 下

五

半閒堂鬪蟋蟀蕪湖潰敗

初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
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官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
為妾日肆淫樂與博徒縱博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
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同時請古改國號曰元阿
朮自襄樊既下與阿里海泊顏總諸古兵與乃下詔
數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伯顏總諸古兵與乃下詔
文煥劉整等大舉入寇漢陽鄂州黃州江州安慶皆
降於元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
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
軍然畏劉整不敢發會整死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
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
金帛輜重之舟舳舻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以進
次於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
約伯顏荅書曰欲和則來面議似道不荅乃以精銳
七萬餘人盡屬虎臣軍於也川下流之丁家洲賈魯
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

港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磨戰艦合勢衝虎臣軍阿
木以剗船數千乘風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
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譴曰步帥遁矣軍遂
亂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
不支矣似道錯愕失措溺死乃與虎臣單舸奔還
伯顏以步騎左右犄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
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乃與虎臣居此無爲軍
揚州葛嶺在杭州府武林山葛洪曾居此無爲軍
今廬州府無爲州新安今徽州府池口即池州府貴
恁丁家洲在今銅陵縣東北二十里魯港即魯明江
有蕪湖縣西南三十里

木綿蕃遭鄭虎結子收成

樞密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
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
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不
罪太皇太后謝氏不許止罷平章都督府臺諫皆疏
乞誅之乃降似道三官娶州居任娶人聞似道至幸
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御史孫傑等又
疏劾之乃詔責按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
押之貶所合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

彈詞註卷九下

至

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待安尚數十人
虎臣悉屏去撤帳蓋暴行秋日中窘辱備至及至漳
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遂拘
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後陳宜中至
福州捕虎臣斃於獄似道嘗齋雲水千人有一門
士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辭之道士堅求不去於門
側齋焉覆其鉢於案衆舉之不動似道自往舉之有
詩云得好休時即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果有木綿
之驗虎臣字
廷翰福安人

熈是昺軟臃臃弟兄三個

熈是昺皆度宗子也度宗崩次子熈立是爲恭宗熈
北狩庶兄益王昺立是爲端宗昺崩弟昺立是爲帝

人心離天命去閩廣飄零

元伯顏入臨安執恭宗北行熈毋楊淑妃與其弟楊
亮節負帝與廣王昺如温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
世傑等奉昺即位於福州封昺爲衛王元分道寇門
廣世傑等奉帝航海至泉州復走潮州惠州崩於

兩之峒州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乃奉曷於峒州即位又遷舟廣州新會之厓山明州在今廣東高州府吳川縣南一百四十里屹立海中乃雷化犬牙處崖山在今新會縣南八十里海內延袤八十餘里山巔有元將張宏範紀功刻石

錢塘潮偏生的三日不至

錢塘江潮每日夜二至至是元兵分駐江沙上杭人多幸之而錢塘湖汐三日不至錢塘今縣屬杭州府其江在府城東南錢塘門外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海故名浙江每歲八月十八日杭人競出觀潮善泗者泝濤出沒謂之弄潮

兩大星中天關南者先沉

恭宗德祐元年有二星關於中天一星隕帝昴時有大星南流隕海中一星千餘隨之

李潭州守孤城合門受刃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恭宗以芾知潭州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

潭高註卷九

下

重

楊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元阿里海涯督戰益急決湓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元兵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合家自焚芾命酒醉且諸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欲達且謂賓佐出芾坐熊相閣名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乃取酒飲家人盡醉徧刃之芾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益林木者相望湘陰益陽二縣俱屬長沙府湓水在今桂陽州熊相閣在長沙府城內

徐太學同男女焚死梯雲

太學生徐應鑣與其子琦松女元娘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一女俱從我上梯雲學僕覺之滅火應鑣遂與二男一女俱赴井死應鑣江山人諡正節先生

元伯顏下江南三川席捲

初元以伯顏總諸道兵直下江南所在迎降恭帝遣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遂入臨安

半逃城半獻冊趙氏無人

初伯顏南下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張宴然以鄂州降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之師潰於蕪湖江上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降行宮留守趙潛棄建康而遁都統徐旺榮迎降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王司諫潘文卿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太皇太后詔勝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然亦不能禁也

李庭芝張世傑鐵心不改

初元兵東下所過迎降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元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人人咸激自奮阿朮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乃議深入徑趨臨安及臨安陷元以恭宗北行至瓜州庭芝與守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乃將兵夜擣瓜

聖訓註卷九

香

州聚擁帝避去方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卒不克而止阿朮以太皇太后詔賜庭芝曰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弩射之阿朮復遣使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塵紗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陣上會福州使至命庭芝乃端制置朱煥守揚而自與才為保康軍承宣使庭芝乃命制置朱煥守揚而自與才為將兵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帥兵迫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等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阿朮皆殺之張世傑初屯鄞陳宜中等白太后遣使迎降世傑與文天祥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宜中不許世傑以所部而降遂去至定海及二王走温州名之世傑以所部兵來遂入閩奉益王即位以世傑為樞密副使元軍寇閩世傑奉帝航海及元將劉深襲帝於潮崩世傑與陸秀夫復奉衛王即位而崖山在新會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元都元帥張宏範由潮陽港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崖山世傑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旋海

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
其間為死計宏範由山東轉南入大洋世傑力戰禦
之世傑有甥韓在元軍宏範三使韓招之世傑曰吾
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宏範乃四分其軍令
李恒乘早潮攻其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宏範以
舟攻其南世傑南城北受敵遂大潰乃斷維以十六舟
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勦世
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枕樓露香祝曰我為趙
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
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若天不從我存趙氏
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保康軍今鄞陽
府保康縣臯亭山在杭州城東北定海今縣屬寧波
府占城即占城國海陵山在肇慶府陽江縣西南七
十里大海中庭芝字祥甫先汴人
後徙隨之應山縣世傑范陽人

陳文龍謝枋得義骨芳馨

元兵入閩知興化軍陳文龍發民固守阿刺罕遣使
招之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
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
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不屈械送

彈詞註卷九下

謝

杭州不食死元呂師夔狗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
敗績棄家變姓名奔建陽之唐石山人入信州執
枋得之妻李氏及二子一女李氏不屈死二子熙之
定之得還母夫人以老得免後元使侍御史程文海
至江南訪求人才薦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
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母在耳先
妣已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卒不行枋得設卜
肆於建陽驛傍福建叅政魏天祐朝京祥名枋得入
城卜易逼以北行枋得知不可免即不食二十餘日
不死乃復食惟茹少蔬菓積數月困殆及至燕問太
后撥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
持藥瀦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
龍甫田人枋得字君直七陽人世稱疊
山先生謚又節年三十與文天祥同榜

陸秀夫義不辱負君投海

時播越海濱簽書樞密陸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
朝或時在行間凄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
無不悲慟至是張世傑與元人戰於崖山軍潰秀夫
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
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
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官請臣從

死者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揚
太后聞帝崩大恸曰我忍死間開至此者正爲趙氏
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 秀夫
字君實鹽城人年十九與天祥同榜

文天祥歌正氣柴市成仁

初理宗拔文天祥進士第一度宗時官直學士以與
賈似道不合罷之後爲江西提刑開勤王之詔將兵
赴闕恭宗遣楊應奎請降於元應奎還言伯顏欲執
政面議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往元軍伯顏
顧其舉動不常留之軍中遣隨祈請使北行天祥端
鎮江亡入真州遂由通州浮海如温州以求二王自
宗即位天祥至行都以爲樞密使開府南劍州經畧
江西敗元軍於零都復吉贛諸縣進圍贛州元李恒
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於興國天祥潰走循州收
兵公天祥屯潮陽討劇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
以海舟導元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
先鋒將張宏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宏正兵突至
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至潮陽宏範釋其縛以客禮
之天祥因請死宏範不許及崖山破宏範謂天祥曰
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宗者事今將不失爲宰

彈詞註卷九下

矣

相也天祥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况敢貳其心
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入
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
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召見於
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欲殺之然賊流
可乃因於獄作正氣歌畧曰天地有正氣傑然賦流
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垂丹
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
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
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水雪或爲出師笏逸聖頭破
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逸聖頭破
裂是氣所磅礴凜凜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
論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纒其冠傳車出窮
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哀哉沮洳塲爲我安樂
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傾此耿耿在仰視浮雲
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曰已遠矣視浮雲
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會元至己遠矣視浮雲
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匿名
書言某日燒裝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
元主疑丞相爲天祥遂撤裝城葦名天祥入諭之曰
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富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

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乃詔殺之於
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
南面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雲都興國今縣屬惠州府麗江浦在海豐縣
吉今吉安府海豐今縣屬惠州府麗江浦在海豐縣
潮陽今潮州府中山今西安府涇陽縣天祥字履善
號文山廬陵人又字宋瑞小字從龍年二十登寶祐
年一甲一名

三百載宋朝君一十八帝

宋自太祖至帝昺凡一十
八帝共三百一十七年

夏遼金將世界碎扯零分

夏據興州之地遼據幽燕金
滅遼侵宋盡有西北中原

一汴國二杭州三閩四廣

初陳搏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至是果驗
北宋都汴南宋高宗都杭端宗帝昺至閩廣而亡

彈詞註卷九下

毛

被金元欺負殺稱子稱臣

南渡以後金始終以和議愚宋宋始終以和議自愚
高宗稱臣奉貢於金至之宗改臣爲姪理宗時金滅
元興度宗諸帝則無日
不遣使稱臣於元矣

到底足鄙夫心患得患失

太祖奪天下於小兒得之不正太宗得天下於其兄
不遵遺命而令弟姪不得其死南宋康王擁師濟州
而不入援君父之難匪怨忘親而無恢
復中原之志此皆患得患失之心也

殺不辜行不義昧了神明

太宗之殺德昭高宗之殺岳飛不辜甚矣太宗急於
改元薄於待嫂高宗忘不共之仇爲稱臣之計又不
義甚矣

佯孝順假慈悲瞞人不過

太宗同保富貴以安嫂后之心抱哭癡兒以箝衆議
之口高宗每節遙拜二帝遣使通問而卒無迎還之

意止求太后之歸此皆其伴孝順假慈悲者也

比三皇方五帝索費評論

顧氏曰宋以忠厚廉耻是矣而懦奕不振由此以興亦由此以亡法則是人則非也能起敝以維風更化四五帝不足六矣

遼國主姓耶律契丹胡種

阿保機大唐末建國黃龍

遼主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契丹迭刺奇霞瀨益不鄉耶律彌里人父撒刺的是為德祖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始建國阿保機見黃龍在其甌屋上連發二矢登之後太子德光於地置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至德光立始改國號曰遼一書耶律氏名阿保機建國之年更名億又五代史以扶餘為黃龍府建昇天殿

取渤海占中原河東九郡

彈詞註卷九下

初契丹痕德董可汗立授阿保機大迭烈夷南董將兵伐河東遂取九郡後征渤海大誣誤拔扶餘城遇誣誤老相兵破之圍忽汗城誣誤降改渤海國為東丹渤海即前遼東地唐為渤海郡契丹為東京即今奉天府海之傍出者為渤海東延袤二千里其南皆臨渤海

西流沙北大漠萬里咸賓

阿保機北攻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諸夷畏服信威萬里

統諸國自稱尊天皇太祖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為王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不肯受代乃帥種落居古漢城別白為部後擊滅七部諸夷咸服乃自稱皇帝改元神冊國人稱為天皇王後廟號太祖

子人皇妻地后大度寬洪

立妻逆律氏為后國人稱為地皇后命長子突欲鎮東丹國號人皇王阿保機有君人之度仁民愛物有器者多貸其死

遼太宗名德光乎欺石晉

附保機卒述律后愛中子德光乃立為天皇王是為太宗晉主石敬瑭借兵滅唐德光立敬瑭為帝敬瑭奉表稱臣尊德光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小不如意輒加責讓敬瑭事之曾無倦意

占中原稱皇帝氣象崢嶸

晉主重貴稱孫而不稱臣德光遣使責讓待衛都指揮使景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德光遂屢寇中原卒入大梁執晉主重貴而滅晉乃名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德光乃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赦大

打草穀盜繁興思還故土

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德光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

彈高註卷九下

三

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又遣使括借士民錢由是內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盜陽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陝晉潞州皆殺其使者降於劉智之德光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暫至上國省太后乃發大梁盡載府庫之寶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不此令人悵悵今得歸死無憾矣 塗陽今彰

德府磁州

殺胡林鹽載了也算南征

德光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狎 臨城今縣屬真定府

趙延壽入恒州權知國事

趙延壽初為後唐主從珂樞密使及遼以石敬瑭南下破唐兵於圍栢延壽遂入遼為樞密使兼政事令延壽勸德光攻晉德光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後

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燕王及德光入汴負約延壽快怏乞爲皇太子德光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時遼以恒州爲中京乃以延壽爲中京留守及德光卒延壽即日入恒州自稱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恒州今真定府團栢今行唐縣栢山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

遼世宗鎖小醜自立爲尊

初趙延壽入恒州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兀欲曰延壽及張礪等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以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箭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監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耶乃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德光遺制自即皇帝位

囚祖母木葉山輕賢傲士

述律后兀欲祖母也兀欲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乃勒兵北歸述律后聞兀欲自立大怒以第三子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兵敗兀欲囚述律后於阿保機墓自稱天授皇帝慕

聖訓卷九下

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木葉山在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阿保機

殺親叔貪酒色無暇南侵

李胡突欲之弟兀欲親叔也李胡戰敗自如兀欲軍議和乃趨上京有告李胡與太后復有異謀者乃徙之祖州兀欲以後宮教坊自墮荒於酒

色國人多叛故數年中不暇南侵瑛按兀欲二叔李胡牙里果兀欲未有殺之之事惟兄天德謀反伏誅疑叔字有悞不然則殺字悞也又按李胡爲穆宗所殺穆宗李胡之姪或悞入此

任麻苔守鎮州恣爲酷虐

初兀欲北歸以麻苔爲中京留守麻苔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拭目焚災而殺之損漢兵食以餉北兵衆心憤怨恒州將何福進等與鎮州民共逐之麻苔遠主從弟

馬不嘶星月蝕諸部睽攜

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攻邢州馬不甚嘶鳴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大懼引還會北漢主伐周兀欲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皆不欲

燕述軌起謀心弒君奪立

兀欲行至新丹燕王述軌作亂弒兀欲而自立按五代史弒兀欲者名察割

遼穆宗名述律討罪除凶

述軌弒逆太宗長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討殺述軌立述律為帝是為穆宗

喪瀛莫與周家睡王當國

周世宗征遼都虞侯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海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世宗直趨遼境遼寧州刺史王洪降進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益津關守將終廷輝降乃登陸而西都部署趙匡口先至瓦橋關莫州之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彥暉皆舉城降遂喪關南之地述律年少好遊戲每

彈詞註卷九下

三

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入謂之睡王

今屬河間府乾寧軍今河間府青縣瀛州即河間府冀州即任邱縣寧州屬慶陽府瓦橋關在今保定府雄縣

獵禽多貪飲宴遇弒庖人

述律酖酒好飲獵嗜殺不已嘗以真人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防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咬於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哥盟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弒之懷州今懷慶府河內縣

遼景宗嬰風疾中宮決事

世宗次子耶律賢聞述律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是為景宗以蕭守與為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任休哥為于越攻戰如神

賢以耶律休哥為于越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士卒樂為之用于越契丹至貴之

也

援北漢歸使人南朝通好

時宋屢伐北漢主劉繼元賢遣耶律沙將兵援之後復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歸言晉陽多梗人繼元無輔賢乃盡索前所拘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歸之俾輔繼元又令涿州刺史耶律琛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太祖許之賢乃遣使詣宋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州今縣屬保定府

高梁河大得采結怨於心

宋太宗滅北漢乘勝伐遼遂圍幽州賢遣耶律休哥救之時宋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糾軻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宋大敗太宗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太宗走免南北之好遂絕高梁河在今良鄉縣界內

遼聖宗十二載權歸母后

景宗卒長子梁王隆諸立年十二是為聖宗尊母蕭氏為之后專國事

彈詞註卷九下

三

下高麗戰河北與宋和平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大逆也宜問其罪乃舉兵伐高麗軍度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遼耶律敵魯進擊擒肇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隆緒復同太后侵宋進寇澶州宋宣宗自將渡河禦之遣曹利用請和以太后為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遼即遣問門使丁振報聘而還自是南北弭兵高麗今朝鮮國鴨綠江在國城西北入海銅州在海州衛東南四十里

舉才行察貪殘設科取士

詔諸道舉才行察貪殘又詔開貢舉每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詔郡邑舉明經茂才異等

滅奢華却女樂富國強兵

隆緒禁侈僭滅奢華高麗貢女樂却之在位四十九年國富兵強為遼之賢主

所可惜凱風譏中葦難道

以韓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蕭太后與德讓通焉凱風詩篇名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凱風比母也中葦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國人作詩刺之曰中葦之言不可道也

韓德讓賜國姓陪葬慈陵

太后賜德讓姓耶律名德昌拜大丞相封晉王太后死葬乾陵改德昌名曰隆運未幾德讓亦死賜地陪葬陵旁

遼興宗違父命特尊其子

隆緒宮人蕭耨斤生子宗真齊天后無子養為子隆緒卒宗真立是為興宗冊母元妃耨斤為皇太后治國事

正宮中齊天后做了冤魂

彈詞證卷九下

三

聖宗后蕭氏小字菩薩哥冊為齊天皇后初聖宗疾革耨斤嘗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耶左右希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又慮宗真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於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死

蕭耨斤被幽囚五年迎復

耨斤陰名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謀白於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凡幽五年或勸宗真迎之以觀中國歲聘之利宗真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慶州今慶陽府

求關南增歲幣南北停兵

時宋有西夏之擾宗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遣翰林學士劉六符如宋致書取故地宋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往復者再乃定議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各持誓書相報自是南北通好如故

性佻撻變衣冠混身樂隊

宗真性佻撻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

入秋山因宴飲猝疾而薨

宗真入秋山次南崖之北峪宴飲畢遂得疾翌日而卒

遼道宗瞻宋主御容驚拜

宗真長子燕趙國王洪基立是為道宗初宗真詣宋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求之欲成先志宋仁宗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往致其像宋遣學士胡宿奉御容於遼洪基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叔重元犯帷殿骨月兵爭

洪基尊其叔重元為太叔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洪基田於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

彈詞註卷九

下

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觀等謀作亂教睦官使耶律良上變洪基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涅魯古知事洩遂誘脇弩手軍犯帷殿仁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衛士卒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為近侍渤海阿厮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觀等曰行官無備宜乘夜劫之胡觀曰第圖之黎明而發重元從之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觀為樞密使而率突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節度使蕭塔刺聞名領兵適至仁先乘便奮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奔重元走大漠自殺黨與皆伏誅

重浮屠歲齋僧三十六萬

洪基信重浮屠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

信奸臣殺妻子不算聰明

洪基妻蕭氏姿容冠絕工詩立為后生太子濟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賜后自盡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為后

遂欲害濬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案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令蕭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辛然後立太子洪基信之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鞠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而尚濬所別宮濬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為儲副尚濬於別宮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款伏洪基大怒乃廢濬為庶人徙於上京乙辛又與孝傑謀遣其私人蕭薨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如蕭氏疾

傳寶位與其孫是為天祚

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為天祚皇帝太子濬之子也

阿骨打行跋扈弄起刀兵

阿骨打本遼女貞部酋長素跋扈有異志節度使烏雅東死阿骨打襲位自稱都勃極烈叛遼天祚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兵備我必先發制之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侵犯遼界屢敗遼兵 渾河一名小遼水源出塞外西南流至瀋陽

彈詞註卷九下

信讒口殺其妃及其愛子

樂遊畋失政事散了親臣

天祚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幹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天祚畋獵酣淫不恤政事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天祚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天祚為太上皇天祚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遂奔金天祚遣蕭遐買等追之及諸間山縣遐買等謀曰主上信奉先奉從之州天祚時獵於鴛鴦國事宜趨遼中京克之遂下澤州天祚時獵於鴛鴦瀨余覲引婁室奄至天祚憂甚奉先曰余覲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天祚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向叔蘆幹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

由是人心叛散
臣民解體矣

遺玉璽走夾山家亡國破

余觀引金兵逼天祚行宮天祚率衛士五千餘騎自
鴛鴦澤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既至雲中蕭奉
先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
師將至嶺西天祚遂趨白水灘粘沒喝以兵六千襲
之天祚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不忠曰汝父子
誤我至此雲中今大府桑乾河在府城南六十
里夾山在朔州
北三百四十里

應州城風雪裹束手遭擒

天祚知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黨項小斛祿遣人
請天祚臨其地天祚遂趨天德遇沙遇雪兵忽至天
祚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至天德遇金途次絕糧
齒水雪以濟飢至黨項以小斛祿總知軍事二月至
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完顏婁室等所獲送至
金降封海濱王天德山名在宣府城西北應州今
屬大同府

鬻書註卷九

下

三

蕭特烈李處溫連扶二主

初天祚走雲中留宰相張琳衆知政事李處溫與秦
晉國王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天祚入夾山命令不
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真等謀立淳遂與諸大臣持
赭袍被之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是為宣宗未幾淳死
其妻蕭德妃稱太后主國事金攻之燕京陷德妃奔
天德天祚殺之夏主李乾順遣使請天祚臨其國天
祚從之中軍都統蕭兆舉等切諫不聽特烈陰謂耶
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
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天祚第三子梁王雅里走
西北部遂立為帝未幾雅里亦死特烈復立聖宗
孫耶律術烈為帝後術烈及特烈為亂兵所殺

可憐人支不住土裂中崩

初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
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

西遼主名大石虎思剌國

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孫也歷官遼興軍節度使金兵
克燕京大石與蕭德妃俱奔歸天祚天祚以大石立

淳為帝貢之大石不自安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為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川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兵萬餘假道於回鶻王畢勒哥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西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為帝是為西遼三年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

號德宗圖興復十載因循

唐回鶻公主所居地地基尚存
大石以牛馬祭天誓衆圖興復命元帥幹里刺行萬餘里無所得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自都虎思十年而卒廟號德宗

感天后輔皇儲七年翻掌

大石卒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塔不煙權國號感天皇后稱制七年

至仁宗傳乃弟穢德彰聞

夷列即位又十三年卒廟稱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普速完與駙馬蕭朮魯不弟朴古只

沙里通焉

彈詞註卷九下

一毛

承天后普速完疑夫行弒

普速完自稱承天太后出其夫駙馬朮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

幹里刺誅惡婦策立儲君

朮魯不之舅幹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

直魯古號天禧三十四載

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

乃蠻王屈出律併滅除根

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為太上皇未幾直魯古死西遼遂亡

大金國生女直完顏姓氏

女直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隋改號靺鞨唐號渤海國在南者號熟女直在北者號生女直姓氏

真顯氏後避遼興宗諱改女真曰女直其祖爲遼女
真部節度至阿骨打襲位叛遼稱帝乃曰遼以寶鐵
爲號取其堅也寶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
所居按出虎水之上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於是國
號大金

阿骨打叛遼主虎視乾坤

完顏阿骨打勃里鉢之第二子兄烏雅束爲節度使
卒阿骨打襲位遂叛遼主延禧取寧江州
今慶陽 寧江州
府寧州

稱太祖展雄謨算無遺策

阿骨打廟號太祖史臣贊曰大祖數年之間算無
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混同江鞭指處兵不留傳

初阿骨打將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阿骨
打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
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由是每戰必克盡取遼
五京焉
遼初以遼陽州地爲東平郡又改爲東京

彈詞註卷九下

天

以渤海爲上京又析遼西爲中京金改爲北京
以幽州爲南京金稱燕京以河南府爲西京

金太宗吳乞買滅遼擒宋

阿骨打卒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其同母弟誚班勃
極烈吳乞買即位是爲太宗其將婁室擒遼主延禧
而遼亡復以粘沒喝等侵宋
克汴京擒宋徽宗欽宗而還

拾所生立世嫡不背其兄

吳乞買以太祖嫡孫豐王繩果子合剌爲諳班
勃極烈至是吳乞買卒合剌即位合剌即亶也

熙宗亶厭言兵通和宋國

亶立是爲熙宗時宋南渡高宗遣王倫魏良臣何緯
等請和亶亦厭兵革許之宋稱臣納幣而金亦歸高
宗母韋氏及徽宗鄭
后邢后之喪於宋

過中年貪醉酒手刃朝臣

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木兀木雖初年國
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裴滿氏干

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竄欲立繼嗣爲后所制
心不平因縱酒自遣醜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寔備
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又殺橫海節度使田穀
左司郎中奚毅及翰林待制邢具瞻等十餘人

殺其后亂宗門人懷危懼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
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賣竄怒遂杖平章秉德右丞
唐括辨而殺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
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太祖子幹
本之子平章政事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問曰若舉
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肅王常勝問其次曰鄧王阿楞
亮曰阿楞疎屬安得立捨我其誰亮因此忌常勝阿
楞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帝按察大王而竄
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搆常勝查刺阿楞等皆
殺之直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名胙王妃撒卯入宮
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海陵王行篡弒大展燕京

完顏亮素有逆謀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
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竄嘗杖

彈詞卷九

三

近臣局直長大興國亮亦結爲內應與國給事寢殿
夜嘗取符鑰歸家至是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
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秉德
唐括辨烏帶等以刀藏衣下入寢殿竄常置佩刀於
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披榻下竄求刀不得阿里出虎
先進刀忽土次之竄頓仆亮前手刃之秉德遂奉亮
即位亮稍習經史慕上京舊之尊密有遷都意遂
下詔求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
以應天地之中亮乃遣丞相張浩張通古等築燕京
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
億萬計及成遂遷都焉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後亮
亦被弒世宗追廢爲海陵煬王

恣淫佚滿門親行同犬彘

亮殺叔曹王阿魯補納其妻阿慎封爲昭妃又欲納
宗婦於宮命徒單貞誦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
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遂納阿魯子莎魯
吸胡魯子胡里喇胡失打秉德弟弘里四人之妻於
宮封弘里妻高氏爲修儀崇儀節度使烏帶妻唐括
定哥舊與亮私至是亮命定哥縊殺烏帶納之官中

封貴妃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壽樂縣主付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懃兀米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鄰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盧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皆納於宮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夫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常於臥內過戲地衣保逐爲戲

滅宗人弑親母舉衆南征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謀盡殺之乃教尚書省令史上變名領三省事阿魯等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令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守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復忌斜也諸子及宗室勳善大臣欲盡除之乃誣都元帥府令史造誣飾上變遂殺左副元帥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

彈詞註卷九下

早

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亮遷都於汴欲南侵其嫡母徒單太后數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福娘夫持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會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沙往討辭謁后后曰國家世居上京今至汴復將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名點檢大懷忠等使絨后后使樞滿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福娘等益殺之亮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自是莫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衆六十萬號百萬自將侵宋

擬策馬在吳山高峰第一

註見本卷吳山立馬句下

遇尤文瓜洲渡戰艦犁沈

註見本卷戰采石句下

龜山寺眾皆酋同心一怒

亮為宋虞允文所敗趨揚州會兵於瓜州渡居於龜山寺名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眾刃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乃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堃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元宜然之乃期詰旦徇軍番代即行事焉

箭先來刀接應再贈麻繩

元宜等黎明帥諸將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管補先刃之手足猶殺之

妻共子砍成堆屍橫血泊

初亮南侵姬嬪皆從至是軍士盡收殺之又使人殺其太子光英於汴

彈詞註卷九下

里

一家兒都做了怨魄強魂

金世宗仁且孝遼陽即位

初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皆公言於路白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眾心歸之福壽等以軍入東京被副留守高存福等奉烏祿即位更名雍是為世宗金

賢其妻能守節不立中宮

雍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雍終身不立后

排具端尚文儒與民休息

雍不信佛法嘗曰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始命京府設學養士又建女真太學崇尚文儒命宰相薦士不得限資格數年之間南北講和與民休息家給人足焉

崇節儉戒服飾勿用黃金

雍性節儉嘗謂近臣曰朕於官室惟恐過度其或興
修即損官人歲費以充之又曰亡遠日屠羊三百亦
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
貧民飢餒命宮中之飾不得用黃金

斷死囚十七人幾乎刑措

刑部斷死罪
歲或十七人

世稱呼小堯舜有道仁君

雍在金諸帝中最高為賢
主國人號稱小堯舜

金章宗承祖蔭升平未久

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
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雍卒璟即位是為章宗

李宸妃持國政疎遠宗親

淑妃李師兒有寵進封元妃叅知政事晉持國陰以
秘術干之妃亦自嫌門地卑薄欲藉外廷為重數稱

彈詞註卷九下

聖

譽持國璟信任之由是持國與妃表裏壘政璟無子
疎忌宗室惟衛王永濟乘弱鮮智能愛欲傳位焉

按李氏封元

妃宸妃疑誤

元太祖幹難河稱尊建號

註見本卷元
太祖句下

衛紹王無計策不敢支撐

衛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自武定入朝璟已感疾遂
留不遣景卒李妃黃門李新喜平章完顏匡等定策
奉永濟即位時蒙古鐵木真浸強金人皇皇禁言邊
事會蒙古侵擾雲中九原永濟懼遂遣北路招討使
粘合合打以求和後宣宗即位追廢永濟為東海郡
侯尋追復衛王謚曰紹
九原山名在絳州西北二
十里

胡沙虎弑其君自稱監國

永濟以統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使將兵屯燕城
北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等謀作亂會永濟以蒙

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徙單南平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彰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元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等納之胡沙虎入宮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以兵逼永濟出居衛邸遣宦者李思中弑之

金宣宗受策立國勢將傾

胡沙虎欲替位訪於丞相徒單鑑鑑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立之萬世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徒單錦等迎昇王珣於彰德昇王即翼王也至燕即位是為宣宗時元兵漸逼金運將衰矣

宋來伐夏來侵元兵得志

木虎高琪勸珣侵宋以廣疆土珣遂南侵由是宋亦下詔伐金宋將趙方孟宗政等屢敗金兵安丙復遣兵會夏人伐金夏主遵頊於是取金會州關鞏州夏與金通好者八十年至是構難十載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宋夏之兵端既結金之兵力漸分元兵所向無前矣 會州今鞏昌府會寧縣鞏州即鞏昌府

舊聞註卷九下

十一

把中原都棄了無地安身

時蒙古已盡取金山東河北河東州郡圍燕京珣以兵力微弱不能守中都乃遷於汴燕京遂陷由是太原真定所在皆入於蒙古矣

金哀宗亂亡世十年天子

珣卒太子守緒立是為哀宗在位十年

汴京城瘟疫起死盡生靈

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負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崔立亂執后妃送降蒙古

守緒以汴京糧盡援絕乃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聞守緒棄汴遂進圍之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守緒遂走歸德汴人聞守緒軍敗大懼而速不臺攻城日急會守緒自歸德遣使至汴迎太后后妃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因民洶洶遂作亂殺完顏奴申習控阿不諭百姓曰二相閉門

無策今殺之為汝請命遂勒兵入官立衛紹王太子從恪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自立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以天子袞冕后服送之速不臺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五百餘俱送赴青城

速不臺殺二王解發和林

速不臺殺梁王荆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崔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壩而已

殺廢馬犒軍卒明知喪敗

時守紹奔蔡州蒙古搭察兒圖之宋遣孟珙帥師會之克其西城守緒知勢敗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又殺廢馬以犒軍卒然其勢不可為已

把虛名傳禪與元帥承麟

彈詞註卷九下

四

守緒集百官傳位與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乃世祖勃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守緒曰朕所以付卿者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卿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口不絕此朕志也承麟遂即位

死社稷禮之常可憐天命

守緒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所憾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禁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不必之入此卿等觀之朕志火矣

幽蘭軒一炬火送了死生

時宋金之兵已入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遂亡

夏國主李曩霄依遼附宋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季賜姓李為夏州節度傳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

繼遷其國始大降於宋太祖賜姓趙其子德明嗣宋封爲夏王德明卒宋封其子元昊西平王契丹亦冊元昊爲夏國王尋叛宋稱帝於夏州國號夏宋削其官爵賜姓元昊上書請和乃更名曩霄是爲景宗夏州今陝西寧夏衛

據西涼稱兀卒吾祖傳名

曩霄據有西涼自號嵬名吾祖後請和於宋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宋臣蔡襄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語耶宋主不聽西涼今永昌衛

曳石歌氣飛揚張元李昊

有張李二生欲以策干韓范二公耻於自媒乃刻詩於石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用乃走西夏詭言張元李昊選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未更名且用國姓也元昊異之奉爲謀主

彈詞註卷九下

聖

分鐵騎左右翼野利天都

曩霄選豪族五千人迭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任心腹將號野利天都王者爲左右翼各統精兵

全不記錦綺恩自圖王霸

初曩霄數諫其父德明勿臣宋父戒之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也曩霄曰衣皮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

錯殺了心腹將牙爪離心

曩霄有腹心將野利天都王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神世衡知青澗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木青澗僧也衡察其望樸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

致納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殯死不得泄若泄
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書龜之高目左右
一節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高目左右
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曩霄曩霄名萬并野利至
數百里外詰問遺書萬堅執無書至筵楚極苦終不
說又數日私名至其官乃命曳出斬之乃大號而言曰空死矣
高終不說乃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萬
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萬就館而陰遣愛將
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曩霄使未即相見只
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與州左右則詳至野利
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曩霄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
世衡度使返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
又欲並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
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據紙幣中有虜
都亦得罪曩霄既失腹心之將牙爪離心悔恨無及
乃定和議
世衡字平仲 种

製文字斂刀兵併包銀夏

彈詞註卷九 下

吳

曩霄自製蕃書類八分而晝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悉有夏銀綬有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
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
為固地方萬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
委酋長分統其衆 銀州今延安府神木縣綏州今
綏德州宥州在米脂縣故永樂安府神木縣綏州今
西南有保靜城唐名保靜縣夏改為靜州靈州今寧
夏中衛鹽州今漳縣會州今會寧縣俱隸鞏昌府勝
州即今榆林鎮城甘今甘肅涼州今涼州衛瓜州沙
州故城俱在肅州衛城西肅今肅州衛興州今漢中
府沔縣賀蘭山在寧
夏衛城西六十里

晚年來新臺行剽鼻亡身

曩霄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寧令哥特愛之以為
太子既而欲為寧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取
之寧令哥憤殺曩霄不死剽其鼻而去匿詭厖家為
詭厖所殺曩霄因鼻創死 新臺行衛宣公為其子
娶于齊而問其美乃作新臺於
河上而要之國人作是詩以刺之

李諒祚號英宗養於母族

曩霄子諒祚方期歲沒載氏所生養於母族詛麗至是即位是為英宗

三大將持國政柄出多門

諒祚年幼后族專國詛麗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

與契丹互交兵叛興黨項

初契丹黨項諸部叛附於夏契丹伐黨項曩霄救之契丹主宗真遂自將伐夏又為曩霄所敗至是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夏又敗之

賀蘭山兵敗了母被遼擒

契丹復伐夏招討使耶律敵古等軍至賀蘭山獲諒祚之母以歸安置於蘇州

寇環慶擾保安綏州入宋

諒祚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宋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夏監軍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宋知青澗城种諤誘遂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

諫詞註卷九下

畢

不得已舉眾從諤而南遂復綏州諒祚乃諫為會議誘宋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秦鳳今鳳翔府涇原

今平涼府大順城在慶陽府城西北宋范仲淹築綏州今綏德州青澗今縣屬延安府

停歲賜仍求欵賄費金銀

初諒祚寇環慶會宋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謂則國威不立因停止不與諒祚大沮乃遣使謝罪宋宣撫使郭逵謂得殺楊定等首領李崇貴等諒祚乃錮崇貴以獻崇貴至言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

戶諒祚遣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定歸上其劍鑑熟其金銀至是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

環即環州慶即慶陽府延州即延安府

夏惠宗名秉常被拘國母

諒祚卒子秉常立是為惠宗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常母梁氏知之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

數上書求經史保境安民

橫按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儀宋
仁宗以九經賜之此諒祚事秉常嗣位在宋英宗治
平四年疑
誤入此

敗宋家兵五路乘乎李憲

宋神宗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
討夏孫固曰孰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
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
不聽竟命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
昌祚出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昌祚率蕃漢
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昌祚率蕃漢
遇夏眾十萬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
其功馳使止之遵裕至圍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
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遂潰而還昌祚亦還
涇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乃引還入塞者僅三萬人
州會大較劉歸仁以眾王井糧盡亦引還初詔憲帥
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河引還初詔憲帥
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於天都山下焚夏
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多凌丁敗之次
於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皆至靈州憲獨不至熙
河在寧夏河州衛境內鄜今鄜州延即延安府米脂

鹽詞注卷九下

吳

今縣銀州今神木縣石州今吳堡縣俱
屬延安府天都山在蘭州城南三十里

寇秦州旋誓表兩下渝盟

秉常寇宋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旋上誓表請
納安邊塞門二砦以乞緩州宋鄜延宣撫郭述上言
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緩
朝議然之賜以誓詔秉常遣罔萌說來言欲先得緩
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
罔萌說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
塞門安遠二城墟耳安用之界所約舊有三砦則
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
萌說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緩州不以易
二砦宋遂止商於地在南陽府內鄉縣

夏崇宗名乾順請婚遼主

乘常卒子乾順立是為崇宗乾順請婚
於遼遼以族女南仙封安成公主嫁之

至遼亡依然又入貢於金

遼主延禧謀奔夏金幹離不趨天德聞延禧已渡河
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夏得金書遣把

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金粘沒喝割與之及遼亡遂入貢不絕

夏仁宗名仁孝國中多難

被權臣任得敬殺害宗親

乾順卒子仁孝立是為仁宗仁孝初立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

無禁制儘教他瓜分國土

仁孝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囉嶺地與任得敬自為國

金世宗却貢獻務討權臣

仁孝上表於金為得敬求封金世宗雍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獻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問得敬始

聖訓註卷九下

懼仁孝卒謀誅之

夏桓宗十二載遭人所廢

李安全奪了位立號襄宗

仁孝卒子純佑立是為桓宗在位十二年崇宗孫越王仁友子安全廢之而自立是為襄宗

剛四載苦元兵投降獻女

安全在位四年蒙古伐之入靈州安全獻女於蒙古請降又二年卒

夏神宗叛金主反面興兵

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是為神宗夏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安全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承濟新立不能出師夏怨之遂侵金葭州至遵頊立益叛金互相攻戰者八十年不解葭州今屬延安府

元太祖圍興州西奔逃難

元太祖鐵木真圍夏興州遵頊出奔西涼

稱上皇傳位與德旺相承

遵項自稱上皇傳位於子德旺遵項尋卒

夏獻宗立四載憂惶致死

德旺立是為獻宗蒙古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又取靈州進次鹽州州德旺以城邑多降憂悸而卒

南平王歸附與大國元君

德旺卒國人立其弟子暉是為南平王蒙古盡克夏城臣暉力屈出降蒙古繫以歸西夏遂亡

西夏主十代君二百餘載

夏自宋寶元戊寅曩霄稱帝至親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年

宋遼金三下裏見景依從

夏抗衡於宋遼金向背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為異同

似一點水浮漚生生化化

彈詞註卷九下

弄刁兵何曾見一日升平

攔路虎剩一行行蹤步跡

占天龍留幾片敗甲殘鱗

繁華過眼如春夢
斷簡殘編說姓名

三百餘年宋史遼金西夏縱橫爭強賭勝弄刁兵誰解

倒懸民命 富貴草梢垂露英雄水上浮萍是非成敗

總虛名一枕南柯夢醒 西江月

龍爭虎鬪無蹤跡
剩水殘山自古今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下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十

成都楊慎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別麓註 會孫任佐較刊

第十段 說元史 西江月

山色消磨今古水聲流盡年光翻雲覆雨數興亡回首
一般模樣 清景好天良夜賞心春暖花香百年身世
細思量不及樽前席上 詩曰

慷慨樽前發浩歌休教世事苦相磨東風要與花爲
主無奈青春老去何

桃花花開滿樹紅轉頭青子綠陰濃梧桐葉上猶殘

彈詞註卷十

雨雪片檐前又舞風時序往來千古在人生聚散一
場空今朝有酒今朝醉說甚英雄十大功

玉軫曲終詞打疊餘文煞尾奉知音知音肯共閒談
笑典故何妨反覆論論到可人題品處越多慷慨越
精神東門黃犬堪傷痛鶴唳華亭不可聞夜枕滴殘
金砌雨曉窗敲碎玉壺冰金盤滿顆珍珠落寶樹千
花錦繡分讚美賢人談勝事稱揚孝子共忠臣撥開
虎鬪龍爭處揀出清閒物外人范蠡扁舟滄海月陳
搏高枕華山雲水絃喚醒紅塵夢詎比尋常勸世文

話說宋遼金三史已畢說到元朝

大元者太祖成吉思皇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

人氏正是韃靼人於宋寧宗丙寅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夏襲宗應天元年三國擾攘之際即位於斡難河號稱聖武元年在位二十二年傳位第三太子窩濶台是為太宗在位十三年太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五年長子貴由即位是為定宗二年崩於胡眉斜陽皇太后復治國四年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蒙哥即位是為憲宗九年崩於釣魚山太宗弟忽必烈即位是為世祖混一南北建都燕山府中統至元在傳三十五年傳至成宗名鐵木耳其父真金乃世祖之長子追謚裕宗裕宗二子先卒其長子甘麻剌追謚顯宗次子荅剌麻八剌追謚順宗第三子乃成宗是為完顏篤皇帝在位十三年崩貞元

單詞註卷十

大德順宗長子海山即位是為武宗曲律皇帝四年崩至大

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為仁宗普顏都皇帝九年皇慶太子碩德即位是為英宗格堅皇帝三年至治遇

弑顯宗之子也孫鐵木耳即位是為泰定皇帝四年崩泰定致和權臣燕帖木耳迎立武宗次子懷王圖帖睦爾因

以弟讓兄仍遣迎其兄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球周王因即位於沙漢立圖帖睦爾為太子太子見帝帝暴崩是

為明宗護都護皇帝天歷在圖帖睦爾仍即位是為文宗札牙篤皇帝四年崩天歷順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

位是為寧宗一月而崩乃兄妥懽帖睦爾在位二十七元統至天下歸於大明遜避北去逃於應昌府明

太祖高皇帝以其能順天命追謚順帝

元朝前後一十四帝通共一百六十五年混一止計九十二年今將元朝始末略記其大槩以見賢愚

三百載宋遼金中原鼎沸

幹難河韃兵起別是乾坤

鐵木真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其先居於烏桓之北總隸於韃靼至宋寧宗開禧二年鐵木真稱帝於幹難河之源自號為成吉思可汗

元太祖鐵木真神謨妙算

鐵木真也速該之子初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於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以志武功鐵木真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後廟號太祖至宋度宗咸淳七年世祖忽必烈始改國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也

釋詞註卷十

三

廣機謀多妙算出類超群

蒙古耶律楚材通術數之學太祖每征伐必令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故能滅國拓地所向無敵

掃沿邊四十國如同削草

太祖三年滅蔑里乞部下幹赤剌部畏吾兒國六年下西域哈兒鹿部十二年克失的迷火固亦兒於等部十四年伐西域高麗等國十五年克幹脫羅兒城十六年克逃里密及班勤紇城國塔里寨十七年滅回回十八年滅欽察幹羅思撒里等部凡滅國四十

感天心角端見罷戰休兵

太祖入西域居蔑里城滅回國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太祖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願語今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乃引還楚材廣寧人號號玉泉老人謚文正字晉

卿遼東丹王
突欲八世孫

終老在六盤山雄心未已

尚叮嚀約宋國併力平金

太祖滅西夏避暑於六盤山病篤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速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唐鄧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六盤山在平涼府隆德縣山上有避暑樓潼關在陝西華陰縣四十里

能委任股肱臣真材實料

太祖知人善任用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任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

有功勞四怯薛世代相承

怯薛猶言分番宿衛也以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人之子世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爲輔相

博爾朮博爾忽濟時人物

木華黎赤老溫萬戶留名

木華黎雄勇善謀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太祖命經畧山南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自勉之卒能助成大業博爾朮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爾忽身更百戰竟死於陣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等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爲振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元太宗窩闊台寬洪大量

太祖卒少子拖雷監國三年太祖第三子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於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是爲太宗有寬洪之量量時度力時稱治平和林在鞬韞初以西有哈刺和林河故名元太祖始建都於此皇慶初改爲和寧路至今有和寧路城

滅殘金侵宋境國勢龍興

太宗約宋滅金速不臺滅沐京塔察兒與宋將孟珙等克蔡州金主守緒自縊末主承麟亦爲亂兵所殺

金遂滅未幾宋先敗盟趙范等率師入汴乃命子觀
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
及察罕等侵江淮由是入宋蘄州拔郢州破許州陷
利州徇黃州攻真州圍廬州躡階成遂無寧日是時
西北中原罄歸版籍
有天下三分之一

但可惜酒為魔中宮竊柄

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第六皇后乃馬
真氏乘怠竊權權好滿朝賣官鬻獄

鉞鐵鐸因醉死七子誰君

太宗初疾篤後稍愈耶律楚材謂不宜田獵左右曰
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奧都
刺合蠻進酒惟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太宗七子長貴
由是為定宗二濶端太子三濶出太子四哈刺察兒
王五合失大王六合丹大王七滅里大王太宗有旨
以孫失烈門為嗣后乃馬真氏不從自稱制於和林

元定宗間五載才方即位

六皇后臨朝五載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
由乃即位於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是為定宗

彈詞註卷十

五

不三年歸天去母后稱尊

定宗在位一年零九月卒皇后
幹兀立海迷失抱失烈門稱制

元憲宗勤政事剛明果斷

不貪杯不重色嚴御群臣

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
合台等共推太祖少子拖雷之子蒙哥即位於闊帖
兀阿蘭之地是為憲宗大烈門及諸弟心不平憲宗
因察諸王有異同者逆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
便宜事於國中罷不及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
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性沉斷寡言不御燕飲
尤御下以嚴能
遵祖宗之法

元世祖滅南朝華夷混一

憲宗卒同母弟忽必烈即位是為薛禪皇帝廟號世
祖以宋賈似道拘使背盟命伯顏等大舉寇宋遂克
臨安據宋恭宗又分滅克閩廣追宋帝昀
於厓山昀赴海死遂滅宋而華夷一統矣

據燕山朝萬國四海來賓

劉秉忠請定都於燕遂詔營宮室城池於燕山府仍號為中都是時海外諸番馬八兒領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求急關亦觸蘇木都刺等國皆入貢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未有也 秉忠邪臺人初從釋氏名子聰拜官後更今名自號藏春散人諡文貞

立渾儀窮河源又開海運

元用金大明歷歲久浸疎世祖命大學士許衡及賈善王恂郎中郭守敬改正守敬言歷之本在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混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澄理儀景附關凡日月蝕儀星晷定時儀等器恂又請造儀象圭表以銅為之宜增銅表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官遣使窮河源詔討使都寔受命行四閩思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召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嶽近五七里滙為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

彈詞註卷十

六

三河其流震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里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潤即及潤提之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而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自何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屬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入江淮由黃河逆流至中壘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張瑄乘舟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括壤為防海義民伯頽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清遂為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担入京師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辭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并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稱魯齋先生守 敬邪臺人字若思

括圖識焚道書禁習天文

世祖方信桑門之或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
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又
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耀歷
推背圖苗太監歷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

錄聖裔訪人才似乎崇正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
州世祖既平宋擬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
宗子因名宋衍聖公孔侏赴闕侏遜於居曲阜者世
祖曰寧遠浙東而不遠親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
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又遣侍御使程文海訪求江南
人才以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
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
人皆擢用之孟頫字子昂歸安人謚文敏

寵西僧求術士不算聰明

西僧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年十五謁世
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尊為國師統釋教又
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俱寵遇無
比遣桑吉刺失等詣馬八兒國訪求方伎士

俊鷄子美珍珠宜乎不受

彈詞註卷一

七

回回字可等獻大珠邊價鈔數萬錠世祖曰珠何為
當留以周貧者却之又有獻俊鷄子者亦却不受

回回今點

德那國

大酒樽無縫衣何苦勞心

置大樽於殿樽以木為質銀內金外鑲為
雲龍高一丈七寸又命尚衣局織無縫衣

擊日本十萬師委埋魚腹

初遣使往通日本不納命鳳州經畧使忻都伐之無
功而還至是命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茶邱等
為右丞率師十萬以往會阿剌罕卒於軍詔以左丞
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
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弃士卒十萬於島
眾推張百戶者為帥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規知
之宰眾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
不殺而奴之日木古倭奴國

發會稽諸陵骨遺憾冬青

西僧楊璉真加利宋橫官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
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襟牛馬枯膠

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珣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名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眾如珣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立國來殺生靈幾於千萬

自太祖丙寅即位至世祖已卯歲通計殺戮人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乃木兵敵兵屠戮郡縣城內之數其他誅殺者不與

屍骸山膏血海劫數驚聞

顧充曰世祖日本一征苛積漲東洋之水交趾屢擊屍僵高戰骨之山汎濛汎而起崑崙降伊吾而征鐵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又况緬甸占城瓜哇羅鬼窮居海島顧不忍捐捐之忿欲驅土眾擠之大海之中忍哉交趾即安南國伊吾即哈密國緬甸國與雲南省界瓜哇古閩婆國

創大都詢興亡紅蟲滿匣

彈詞註卷十

世祖創大都作宮殿於地中掘得大坑紅頭蟲滿坑無數帝以問國師劉秉忠曰此即異日代有天下者世祖初號燕京為中都四年於中都東北置城而遷都焉九年改為大都

統中華十六載八十而崩

世祖在位共三十五年滅宋襲統者凡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卒

元成宗修祖業垂拱而治

世祖太子真金早卒以真金第三子鐵穆耳為皇孫世祖卒鐵穆耳即位是為完顏篤皇帝廟號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

十三年行的事間雜昏明

成宗在位十三年心無定見凡賢否進退利害因革朝令夕改

葡萄酒門攤錢罷之為美

初世祖有葡萄酒之例至是罷之又以江陵澧州常德皆早免其門攤

馬牛羊鷹共大取索何勤

括馬於諸路除牝孕孱弱者齒三歲以上並拘之至於牛羊鷹犬歲有取索

末年來多寢疾政由官闈

成宗末年多疾皇后伯岳吾氏專政史臣曰成宗連歲寢疾凡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俱在耳

吝工費縮河渠漂沒人民

時欲開鐵幡竿渠名郭守敬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盧帳幾犯行殿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元武宗兄之子繼登其位

成宗崩伯岳吾皇后以己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

彈詞註卷十

九

命名安西王阿難答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等陰左右之謀奉皇后垂簾右丞相哈剌孫陰遣使迎成宗兄答喇麻八刺長子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又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遂還大都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哈剌孫夜遣人斂之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乃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名安西討事即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等謀之諸王潤潤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懷寧王至上都愛育黎拔力八達奉其母迎之遂廢伯岳吾后居東安殺之即位大赦是為曲律皇帝廟號武宗

以同胞弟為子頗礙天倫

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胞弟也以有平內難功立為皇太子

僧翰苑宦中書仕途太濫

以西僧徵瓦璉為翰林學士承旨宋小黃門李邦寧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欲以為江

浙平章辭曰臣聞腐餘命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乃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時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

江浙饑真定水災異頻仍

兩浙飢死者四十六萬戶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真定等處大水江浙飢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兩浙今浙江一省有浙西浙東之分

元仁宗守文主聰明恭儉

武宗崩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為普顏篤皇帝廟號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主

選明經立科舉惟寶賢人

仁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

彈詞註卷十

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者為式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詔行科舉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重國本禁諸王農時出獵

禁諸王毋得方春畋獵

尊宋儒廣從祀閣建崇文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
棧字敬夫浚之子稱南軒先生諡曰宣祖謙字伯恭世稱東萊先生

元英宗行孝道焚書請代

仁宗卒太子碩德八剌即位是為格堅皇帝廟號英宗性至孝初仁宗大漸焚香露禱北斗祈以身代居喪哀毀骨立

納直諫停罷了元夕張燈

納直諫停罷了元夕張燈

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驚山時張養浩以尚書
參議中書省事諫曰世祖每值元夕問閭之間燈火
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遽允當戒慎英宗大怒既而
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金幣以旌其
直

卹孔裔免民租仁慈切念

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以旱澇
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寫經文作佛事禍福迷心

敕寫金字藏經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
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
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
通高明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徒遂創爲薦拔之
論以惑世人若撰爲文辭不可以爲後世訓
吳澄字伯清崇仁人學者稱草廬先生謚文正

縱奸黨殺朝臣剛明有欠

仁宗時鐵木迭兒入相者再恃勢貪虐冤穢滋甚中
外切齒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

聖訓卷十

七

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
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弼兒
只廉得鐵木迭兒受賂賂鉅萬乃與拜住勝奏之而
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具桀黠貪諸罪乃罷
其相位尋起爲太子右丞相及仁宗崩方四日鐵木迭
兒遂以太后命復爲右丞相以拜住弼兒只攻其奸
惡必欲報之乃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
使失烈門御史秃禿哈襟問誣殺之又怨勝發張弼
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
殺之籍其家英宗皆不能問

駐南坡行幄裏禍變相尋

君與相可憐人俱遭寇手

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英宗覺
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乃任拜住爲右丞
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遂快而有幸御史蓋繼元宗
翼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追奪官爵
籍沒其家賞其好黨御史大夫鐵失等皆不自安乃
生異謀至是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
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接梯不花等謀逆
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

事赤斤鐵木兒殺拜住而鐵失直犯行幄乎弒英宗
於卧所南坡在保定府新城縣西北元英宗常駐
蹕於此賜丞相拜住為
別業俗呼為高密店

為惺惺無遠慮悞了前程

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罪大
變遂與詎非英明之悞哉

泰定主討元凶掃除奸黨

晉王也孫鐵木兒晉王甘麻剌長子真金嫡孫英宗
叔也初鎮北邊鐵失密遣幹羅思告曰我與哈散也
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立王為帝王因幹羅
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告變未至英宗遇弒也先
鐵木兒等奉璽綬來迎遂即位於龍居河諸王買奴
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於是即誅也先鐵木
兒等於行在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
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後文宗不為帝立
廟謚世稱
為泰定帝

忽天災受佛戒買寶求珍

理謂註卷一

三

時烈風地震詔大都守臣集議張珪上言賈胡中買
寶石分味寸石價值數萬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
不濟飢寒之物宜行禁止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
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
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
佛事愈繁致災愈速宜罷功德使司凡數千言皆不
從御興聖殿受無
量壽佛成於帝師

因避暑上都宮升遐去世

泰定避暑於上
都宮七月卒

二宗姪相遠離國政誰尊

註見下

元明宗和世疎遠居沙漠

和世疎武宗長子泰定姪也初武宗傳弟仁宗約以
次傳和世疎丞相鐵木迭兒欲因位取龍乃議立英
宗為太子封和世疎為周王出鎮雲南及次延安其
臣禿忽魯及武宗舊臣釐日斡化等與陝西丞相阿

思罕平章塔察兒謀發關中兵自潼關河中入已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_{和世珠}乃逃漠北集諸王察阿台等部居之後即位是為護都護皇帝廟號明宗

弟文宗圖帖睦爾遠處江陵

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鐵木迭兒構鬬骨月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英宗於是徙圖帖睦爾於瓊州及泰定即位乃召還封為懷王出居建康尋又徙於江陵後即位是為札牙篤皇

帝廟號文宗

燕帖木迎文宗入承大統

簽樞密燕帖木帖木兒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立其二子乃集百官與聖宮率其黨露刃號於衆曰武宗有二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中書省烏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將一月恐人心疑懼令塔失帖木兒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為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未幾圖帖睦爾入京師以兄和世珠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

彈詞註卷十

主

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乃即帝位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

却差人和寧北遠接明宗

圖帖睦爾遣使迎兄和世珠於漠北復屢差人勸進和世珠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乃遣燕帖木兒奉璽上之明宗加其功以燕帖木兒為太師復遣使立弟圖帖睦爾為太子

行殿裏喜相逢歡歌飲宴

不明白誰下手骨月分情

太子發京師北迎明宗明宗次於旺忽察都太子入見尋宴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明宗暴卒太子圖帖睦爾復襲位於上都

燕帖木聞哭聲忙收王寶

把文宗扶上馬事恐難明

胡粹中曰故老言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明宗暴卒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璽授大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與

復寶位賜金帛情繇顯露

文宗復位後即以鈔萬錠幣帛二千匹供明宗后八不鈔費用諸王百官賜金銀有差賜明宗北來衛士及諸部曲鈔幣不等以燕帖木兒為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罷置左丞相養其子塔刺海為子賜居第賞產

身弒兄妻弒嫂顯得欺心

明宗之卒人疑文宗弒之後順帝以文宗謀不軌使明宗欲恨而卒詔除其廟主文宗后宏吉刺氏與宦者拜住謀殺明宗后入不妙明宗后一書云八不沙

胡笳曲甲辰君空陳符讖

疆詞註卷十

司徒香山陳符讖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宸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頒示中外詔諸臣議咸謂宏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緒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從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事遂寢宏景字道明秣陵人為齊高帝諸王侍讀歸隱句容勾曲山第八洞山中立館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徵之不出時人謂之山中宰相謚貞白先生

天鳴鼓虹貫日地震燕京

五月京師地震有聲白虹並日出長竟天八月天鼓鳴於東北

尊國師舉朝臣郊迎匍伏

以西僧輩真吃刺思為帝師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劄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起而

懷歹念佛不佑天喪其身

文宗既弒其兄又弒其嫂卒之享國不永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而卒奉佛求福竟何益哉

明宗子號寧宗纔方七歲

明宗次子鄭王懿璘質班留居京師時文宗卒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以文宗遺命傳位明宗子乃命奉懿璘質班即位是為寧宗年方七歲百司庶務咸效皇后取進止

坐龍牀一箇月命天難存

寧宗在位一月而卒

燕帖木兒威權斃於溺血

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天人前後尚宗室人四十女後房克斤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元順帝寧宗兄即位稱尊

受權帖睦爾明宗庶長子寧宗兄也初明宗遇害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

彈詞註卷十

五

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寧宗卒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后曰吾子尚幼安權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潤里吉思迎之既至燕帖木兒具陳迎立之意安權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至京久不得立至是燕帖木兒死乃立為帝後卒於應昌其太尉完者等謚曰惠宗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避去號為順帝或曰順帝宋恭宗子也大青島即大青嶼在廣西桂林府江在今廣西桂林府

封伯顏為秦王秦州山裂

順帝先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伯顏專權自恣僭竊無君虐害天下至是封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所以兆其微后無君之虐也

性優柔無果斷委政權臣

順帝性柔少斷阿魯輝帖木兒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順帝然之由是政事決於太師右丞相伯顏太傅左丞相燕帖木兒之弟撒敦而已無所專焉

製宮漏造龍舟窮工極巧

順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盡其
中運水上匱內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
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鐘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鉦夜
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
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
時自能耦進度仙關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又製龍
舟於內苑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
手二十四人上有五殿龍身並殿宇俱五采金裝自
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
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其精巧皆前所未有

運氣術天魔舞惑亂其心

右丞哈麻進西番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撲兒法
又進僧伽磷真善秘密法順帝皆習之急於政事以
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各執數瓣刺象牙
器又宮女十一人練地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
所奏樂用龍頭笛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
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乃以番僧為司徒伽磷
真為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奉之謂之供養嘗給順

彈詞註卷十

六

帝曰陛下尊富不過保有見世人生能幾何當受此
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順帝廣取女子淫戲是樂御
弟寵臣皆在前相狎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豈即兀
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
醜聞

聽臣子殺中宮不能遮護

皇后伯牙吾氏燕帖木兒之女也初燕帖木兒之弟
撒敦卒其子唐其勢代為我丞相伯顏為右丞相獨
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係天下也伯顏何人而
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謀援立諸王晃火帖木兒鄭
王撒撒秃孫其謀伯顏率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
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誅之初唐其勢被擒攀折殿檻
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
出斬之伯顏使人并執后乃呼帝曰陛下救我順帝
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
后出宮伯顏殺之於開平民舍

儘奸雄逐太子委靡無能

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
花因譖其誣毀朝政時孛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

事移鎮大同素與禿堅帖木兒友善遣人白其非罪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怒李羅帖木兒跋扈交通禿
堅不花詔削李羅帖木兒官爵李羅帖木兒拒命遂
詔平章擴廓帖木兒討之李羅帖木兒遂令禿堅帖
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蘭奚迎
戰不利太子遂出塞順帝詔慰解之復李羅帖木兒
官爵加太子保仍守禦大同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
之還宮恚怒不已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攻大
同李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關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
出奔沙羅帖木兒入見順帝詔其非罪欲遣羅帖木
兒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居庸關在順天府北一
百二十里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

石人出國運衰群雄並起

時河決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
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興工凡二百八
十里有奇先是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
起其後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狗湖廣方國珍擅浙
東張士誠扼姑蘇陳友定起八閩明王珍擾劍閣何

彈詞註卷十

七

真虎視於廣東劉益鵬張於遼陽田豐逐鹿於
山東郭子興稱王於滁州而元之大勢去矣

只招降無奇策遍地紅巾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癸丁夫開河民
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
蓮會燒香惑衆謫徒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
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
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讒言山
童實宋徽宗二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共起兵以紅巾
為號蕭縣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
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
等聚眾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
由是巨盜橫發作亂煽妖南朝趙王韓法師南朝周
王周子旺江西妖人鄧南二廣西楊吉烈思定光
活佛賊官江西妖人鄧南二廣西楊吉烈思定光
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汀州吳天保起靖州賽甫丁
起泉州應必達起知武鄧忠起臨川竹山賊陷襄陽
湘鄉賊破保慶山東河南江南北殺掠無忌朝廷
不能制乃遣使招撫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
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關志遂
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李生瓜天兩鬢無邊怪象

彰德李寶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大都兩鬢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內李羅外擴廓室鬪紛紜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定而李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與察罕帖木兒兵爭不已順帝遣使諭之始罷兵會察罕帖木兒為田豐所殺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李羅帖木兒復以兵攻晉冀擴廓帖木兒大破之警蹙日深至是李羅帖木兒舉兵犯闕太子出奔及還命擴廓帖木兒羅帖木兒太子又奔晉冀順帝以李羅帖木兒為右丞相遂專政於內太子與擴廓帖木兒在外日夜謀除內難乃大發兵討之李羅帖木兒乃遣禿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以李羅帖木兒悖逆遂附於擴廓帖木兒威順王之子和尚亦忿李羅帖木兒無君密言於順帝受密旨與徐士本結勇士伯達兒等殺李羅帖木兒於延春閣下函首往奠軍名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以為太尉左丞相其時外寇既已橫肆而內難又復如是元之亡決矣

彈詞註卷十

大

黃河清淚沾襟知由聖主

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平陸今縣屬平陽府河南府陝州有砥柱峰在黃河中流禹導河鑿之石形如柱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唐太宗勒銘尚存孟津今縣屬河南府

棄燕京望北走社稷分崩

明太祖兵克通州順帝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議棄燕京北走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又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順帝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御壁求活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明大將軍徐達等兵至燕京攻克之執淮王及慶童等殺之

駐應昌纔一年鑿輿晏駕

順帝走屯菴里命脫列伯等以重兵攻大同欲圍恢復爲明李文忠所破擒之順帝遂無復南意駐於廳
昌府一年因
痢疾而卒

皇太孫買的里東手俘擒

明李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順帝嫡孫買的里八剌
及后妃諸王皆被擒惟太子遁去明封買的里八剌
爲崇
禮侯

大元國十四君不堪回首

元曰太祖至順帝前後共一
十四主其兩后不在其內

九十年居中夏一旦成塵

元太祖始宋寧宗開禧二年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
即明洪武元年共一百六十五年內去世祖前七十
三年爲宋實九十二年
天下歸於大明而元亡

天付與聖明君昇平萬歲

彈詞註卷十

元

初元主常以國祚問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必慮惟
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朱太祖果建國號曰明滅
元即
位

混乾坤歸一統海晏河清

明太祖南掃羣雄北
定中原而天下一統

不濃陰怎能勾真龍出現

不發黑如何得杲日光明

廿一史細評論幾場興廢

笑談閒屈指數多少豪英

傳道統古曾聞三皇五帝

論征伐何處起湯武桓文

數千載史書中今來古往

幾千場風雲變虎鬪龍爭
一箇箇使機謀圖王劫霸
一朝朝爭社稷遣將興兵
運籌策定功勞朝中宰相
辨風雲別氣色閫外將軍
黃金印玉寶符封侯拜將
錦征袍金鎖甲領隊排兵
花腔鼓賽春雷驚天動地
五方旗遮日色慘霧愁雲
雄赳赳仗刀鎗揚威耀武
惡狠狠臨陣處捨死亡生

彈詞註卷

下死手擔精拳人頭厮拏
咬鑿牙瞪怪眼熱血相噴
只爲爭三寸氣興心舉意
儘教些厮殺漢奪利爭名
黃河岸幾千場橫屍濺血
北卮山無打算白骨橫塵
誰智勇誰才能南柯一夢
誰英雄誰俊傑高塚麒麟
前人事後人悲一聲長嘆
洛陽花咸陽草幾度黃昏
吳王闕越王臺兩堆糞土

漢家陵唐家寢一樣灰塵
流落後怎分豁金枝玉葉
路傍人誰辯認鳳子龍孫
細思想轉沉吟人生有幾
巧安排多計較到底浮雲
今世裏謝皇天一人有慶

萬萬年無爭戰四海澄清
遇飲酒得高歌開懷作樂
把新詞聽一會清世間人
一段詞一段話聯珠間玉
一篇詩一篇鑑帶武兼文

彈詞註卷十

說武將逞英雄威風凜凜
敘文人施禮樂文質彬彬
休笑話采書生殘編斷簡
勝尋常歌舞妓翠袖紅裙
偶然間與知音逢場作戲
收拾了乾扯淡弔古談今

高人解得其中意 淡盡爭名奪利心

細思三皇五帝一般錦繡江山風調雨順萬民安不見
許多公案 後世依他樣子齊家治國何難流芳百世
在人間萬古稱揚讚嘆 西江月

仁皇治世天心順 不動干戈永太平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十

彈詞註卷十

三



